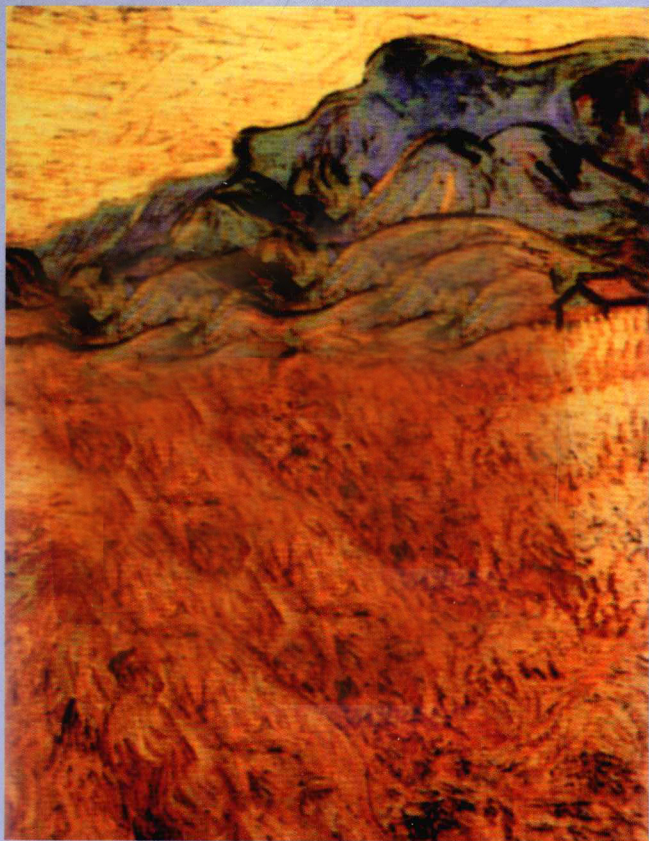


夜光杯文丛

尼山风光

钱宁◎著

Nishan Fengguang
Qianing Zhu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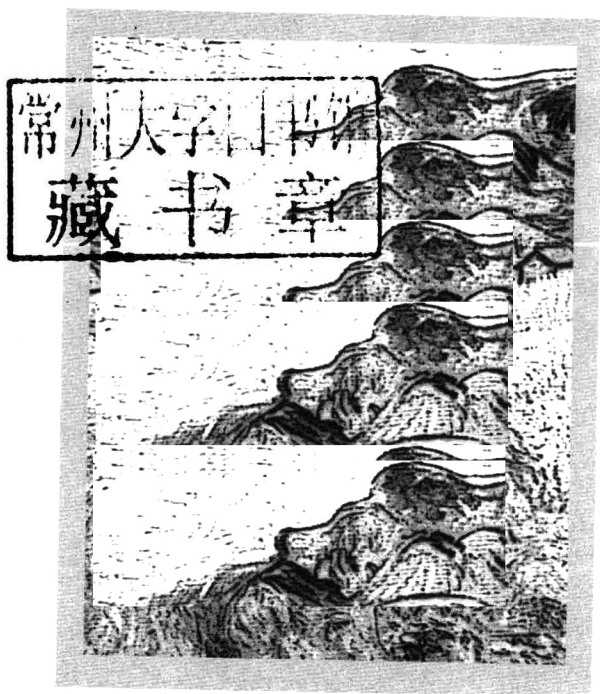
文匯出版社

夜光杯文丛

尼山风光

Nishan Fengguang
Qianing Zhu

钱宁◎著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尼山风光/钱宁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0. 8

ISBN 978 - 7 - 80741 - 940 - 2

I. ①尼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29917 号

新民文库·夜光杯文丛·个人专辑

尼山风光

作者 / 钱宁 插图/杨秉辉

新民文库总策划/朱大建

特约编辑/贺小钢 责任编辑/陈今夫 封面装帧/周夏萍

出版发行/文汇出版社(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)

经销/全国新华书店

照排/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/上海港东印刷厂

版次/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/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/890×1240 毫米 1/32 字数/80 千

印张/4.25 印数/1—10 000

ISBN 978 - 7 - 80741 - 940 - 2 定价: 18.00 元

自序

2009年8月,我开始在《新民晚报》副刊“夜光杯”上写专栏“尼山风光”,叙说自己因写小说《圣人》而对孔子的一些新感悟。专栏写到2010年2月,发表了最后一篇,时值“夜光杯文丛·个人专辑”第七辑,正由文汇出版社计划推出,“夜光杯”的编辑,也是这套丛书的特约编辑贺小钢建议我也加入其中,而将近年来在晚报发表过的文字结集出版,一直是我的心愿,于是,便有了这本名为《尼山风光》的小书。

书中收录的是自己这些年来发表的主要文章,大部分在“夜光杯”上刊载过,少部分发表在其他报刊。其中,有谈孔子的,也有论《红楼梦》的;有说美国的,也有讲秦国的;有谈论文化的,也有讨论政治的;有探讨诗歌的,也有研究小说的。这些写在不同时期的文章,时间跨度有25年之久,自感欣慰的是,这些无论风行一时或是鲜有人知的文字,虽带有不同时代的印记,如今集辑出版,却无需特别的增饰删改,更没有什么让自己今天读来羞愧深悔的篇什。

时代变化太快了,让人应接不暇。许多说过的话,写下的字,转瞬间,就过时了,失去意义,甚至变得可笑。股神巴菲特说过,只有当大潮退去的时候,才会知道谁在裸泳。其实,当时代大潮

退去之时，文化沙滩上也挤满了裸泳者。只是裸泳者太多，互相之间，大家见怪不怪了。

当然，埋怨时代是没有意义的，写作毕竟是一项个人事业。所谓文章是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那是政治家哄骗文人之语，或是文人自欺之谈。文学曾经为政治服务，如今又被市场消费，时代使之然，总算是一种进步，写作者至少多了一些选择。实际上，无论在什么时代，写作者总是在主动或被动地做出自己的选择——作品可以献给政治，也可以卖给市场，可以写给广大读者，也可以写给几个同道知己，如果你有足够自信的话，当然也可以直接写给后世几百年的人们。因此，《红楼梦》可以产生于“文字狱”最厉害的“康乾盛世”，《管锥编》可以出现于文化一片荒芜的“文革”之时。一个人写下的文章，犹如相册里的照片，拍摄时间是当时的，背景是选定的，但人物的俊丑模样，顰笑表情，还是自己的，怪不得拍摄时间和身后背景。

对写作者来说，人生就是一场赶考，作品就是答卷。如何判卷是他人之事，但怎样答题完全在于自己。

2010.6.4



录 Contents

自序

第一辑：尼山风光

为什么“不亦乐乎”？ / 003

《论语》的三重语境 / 005

孔子的殷人意识 / 008

“子曰”之谜 / 011

颜回的逻辑 / 014

宰予的挑战 / 017

不敢言“圣” / 020

孔子的激进 / 023

第二辑：红楼梦幻

五彩缤纷红楼梦 / 029

红楼幻境梦几重 / 033

第三辑：著者言说

变化了的想法 / 039

一个时代的故事 / 043

面对另一个社会 / 047

李斯其人 / 052

士大夫的宿命 / 054

厕鼠与仓鼠 / 056

我写孔子 / 060

智者 / 062

第四辑：读书忆人

罗素的散文 / 071

太阳会从东方再次升起吗？

——读《展望二十一世纪（汤因比与池田大作
对话录）》 / 073

还原孔子

——读《胡适之说儒》/077

舅公葛传槩 /079

我的小学老师 /082

第五辑：访谈文字

曲高自有知音

——访周振甫先生 /089

中外文化交融的“断”与“续”

——访施蛰存先生 /09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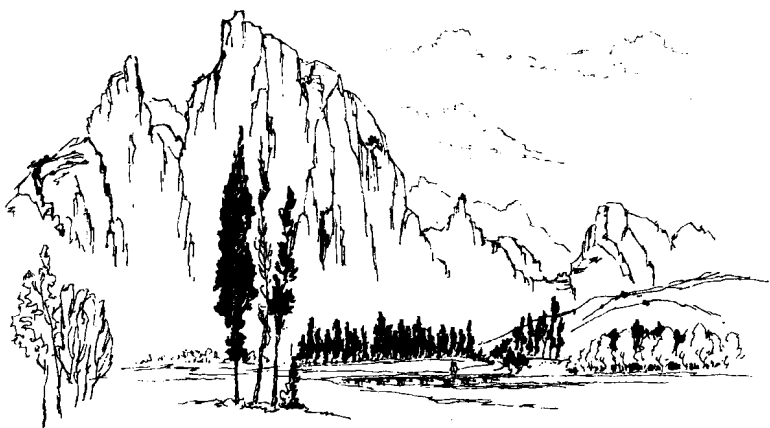
“它深潜在我们本性中”

——孙越生为“官僚病”把脉断症 /095

第六辑：诗与小说

诗即隐喻 /103

话本小说：视点、角度和结构 /114



第一辑 | 尼山风光

写小说《圣人》之时，多读《论语》，想见孔子为人，时有所感，知其一生奇绝，犹如当年初见尼山，惊其风光迥异，绝非寻常山丘。写下几篇文字，特以“尼山风光”为题。

为什么“不亦乐乎”?

《论语》开篇云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（学而篇）

这段话的主旨，历来解说纷纭，以“学习”解释为多，并微言大义为儒学的“入道之门”，但是，后两句话，说的似乎又不完全是学习。

这三句话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哪里呢？

我们知道，《论语》是语录体，许多“子曰”是孔子对弟子的问答。这开篇之语，显然也是孔子在回答弟子问题。弟子问的是什么问题呢？是问怎样学习吗？好像不是；是问交友或是君子操守吗？好像也不是。

我以为，从“不亦悦乎”之“悦”和“乐”，到“不亦君子乎”之“君子”，可以推断，弟子最可能提的问题是：“君子有什么快乐吗？”

当年的情景也许是：弟子问：君子有什么快乐吗？

孔子答道：有呵。有书可读，不快乐吗？有朋友来，不快乐

吗？不求闻达而内心平静（不愠），不是也快乐吗？

仔细品味这三句话，可以发现其中的关联性。这三句话实际是讲君子处在三种不同境况——独处、交游和入世，都会有自己的快乐。

君子独处而不怕孤独，书籍会带来快乐；君子也不会孤独，远方的朋友会带来快乐；君子入世，即使无人理睬，心中的快乐也无人能夺走。

对孔子来说，快乐一直是儒学的重要命题之一。他称赞陋巷里的颜回，说他箪食瓢饮，“不改其乐”（雍也篇）；同样的话，也说过自己：“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！”到老了，还说自己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”（述而篇）。孔子要求弟子不仅要“安贫”，更要“乐道”，并总结说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（雍也篇）。

一点没有快乐，谁会来做君子呢？孔子又怎么可能有三千弟子呢？人类所有的追求，都是向往着快乐，“天下大同”不就是一个快乐世界吗？

2009.9.10

《论语》的三重语境

《论语》记录了孔子一生言行，共 20 章，编排似无“章法”，但总观全书，却可看出其中有三重语境：青年的激昂之语，中年的成熟之论，老年的悟道之言。

人年轻时，多有激昂之语，孔子亦如此。说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（述而篇），那是少年豪情；说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”（里仁篇），那是青春壮志。到发出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也”（八佾篇）的呼喊，则多少有点“愤青”的意思了。

人到中年，现实感增强。孔子说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为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（述而篇）对自己的人生道路，已有了两手准备。

《论语》中，孔子更多的是说仁论政，谈史评人，显示出的是中年的成熟与深刻。其中，有平实的人生哲理，如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”（卫灵公篇），又如“欲速则不达”（子路篇）；也有实用的政治

智慧，如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”（子路篇），又如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（雍也篇）。

老年是孔子真正悟道之时。他说自己五十读《易》，开始“知天命”。孔子一向“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，对“天命”，却一直敬畏。

晚年的孔子在思考什么呢？《论语》里没有多少记载，但从子贡的一段话里，我们可以窥见，他思考的是“性与天道”。

子贡说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（公冶长篇）

“性与天道”，是当年哲人们探究的最为高深的终极命题。老子《道德经》讨论的就是这一题目。作为同时代人，孔子以博学著称，对这一问题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观点和解说。

晚年时，孔子的思考，已从政治伦理上升到了哲学本体，达到了一生思想的巅峰。

遗憾的是，《论语》并没有详尽记下孔子晚年的思想和论述。为什么呢？一个可能的解释是，当时已没有弟子跟得上他的思想高度了。

子贡一再感叹说：“仲尼，日月也，无得而逾焉。”又说：“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。”（子张篇）

聪明如子贡者，尚且不懂夫子晚年之思，子路等其他弟子就更不用说了。当年，唯一能理解孔子的，大概只有颜渊。他对夫子之学的理解和感受，显然与众不同，独有会心。他说，夫子之学，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”（子罕篇），不但高深，而且玄妙。可惜，颜渊早亡，没能将孔子晚年有关“性与天道”

的学说传承下来。对于颜渊之死，孔子的伤心超乎寻常。他说“天丧予”，恐非虚语。

晚年的“性与天道”之学，弟子中无人能传，孔子内心里不是没有苦闷和失望的。一天，孔子对子贡说：“我不想再说话了。”子贡有些慌张，说：“如果夫子不说话，我们学生又能传述什么呢？”孔子反问道：“天何言哉？”（阳货篇）又感叹说：“知我者其天乎？！”（宪问篇）

今天，我们从《论语》中看到的孔子，有青年的孔子，更多的是中年的孔子，而晚年的孔子，只是隐约闪现在那些词句缺失的文字中。这好像一座高山，我们看到了起伏的山峦，顶峰却在云雾中。

2009. 9. 28

孔子的殷人意识

如果孔子内心有什么隐秘的话，那一定是深藏心底的殷人意识。

孔子一心向往周朝，将自己所有的政治理想都寄托在那个逝去了的辉煌王朝。他曾由衷地赞叹：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（八佾篇）甚至说：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”（阳货篇）孔子又一生仰慕周公，因为正是周公设计和创制了周朝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礼乐文化。对周公的热爱，竟能让孔子常常梦见周公。晚年时，他还在感叹：“甚矣吾衰也。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（述而篇）意思是说自己太衰老了，以至于近来不再梦见周公了。

但是，历史上的周朝，对于殷商后裔，包括孔子的先祖们，并不是一个天堂般的世界。

在一个周人掌权的社会，殷人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。孔子家族就是最好的例证。

周代的贵族等级，天子之下，分为四等。诸侯一等，即各国国

君；公卿二等，即宗亲国戚，有食邑；士人三等，有俸禄；庶民四等，即无爵无禄的百姓，耕田务农，做工经商。

武王伐纣，灭商建周。殷商旧族被置于宋国，但还能享受贵族待遇。孔子的第六代祖先，还是宋国的上卿。孔氏后因宋变而奔鲁，孔子曾祖父一辈，已为人家臣，属“士人”阶层了。到了孔子这一代，几乎沦为庶民。孔子说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”（子罕篇）这是实话。庶民没有食邑俸禄，需要自己谋生。孔子年轻时，当过“委吏”，就是管理库房；还做过“乘田”，就是放养牛羊。传说还当过吹鼓手，为人出殡送葬。

如此看来，孔子对周朝的向往和周公的崇敬，显然基于政治理念，超越了个人经验和氏族立场。

孔子难道忘记了自己的殷人身份？没有。

据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，孔子临终前，告诉子贡，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：“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”，又解释说：“夏人殡于东阶，周人于西阶，殷人两柱间。”（《孔子世家》）孔子梦见自己死后，灵柩停放在大厅的两柱中间，受人祭奠。按照礼俗，夏人殡于东阶，周人殡于西阶，殷人则停灵受奠于两柱之间。这个梦的重要性，不在于孔子对死之将临的预感，而在于潜意识中对自己殷人身份的最终确认。他最后对子贡说：“予殆殷人也”——我终究还是殷人呵！

《论语》中，记录了子贡的一段话，为暴君商纣王做了不寻常的辩护。他说：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……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（子张篇）意思是说，纣王的不善，没有传说中的那样厉害。